

梅門禮藝天地禮藝講堂

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

報告人：李發強



一、前言

(一)、變是不變的真理。

-----《易經》

(二)、台灣2019年之代表字《亂》字當選。我們認為，台灣不能繼續再亂，我們反對禍國殃民，為救地球與人類之生存危機，必須撥亂反正。並認為：

亂

----- 民主政治就是自作自受。

----- 處亂不驚，莊敬自強。

----- 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

----- (聯合報)

(三)、為未來珍惜過去，沒有歷史，就沒有根，沒有根，就沒有未來。

----- 台東、史前博物館

(四)、歷史中有屬於未來的東西，找到了思想就永恆。

----- 北京《共和國轉身》

(五)、以力假仁者霸，以德行仁者王。

----- 孟子、公孫丑章句上

(六)、救已敗之事者，如馭臨崖之馬，休輕策一鞭。圖垂成之功者，如挽上灘之舟，莫少停一棹。

----- 明、洪自誠、菜根譚

(七)、政治沒有是非，但有因果。

----- 星雲大師

二、人無遠慮必有近憂

非常敬佩「梅門」，為弘揚中華文化，建設理想世界，特設公益文化講座，邀請專家，於每月最後一週之週日下午，免費談論中華文化。感謝易經學者徐永柏老師，邀約老朽，專題報告「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」。非常光榮，但也惶恐，雖然我曾對不同聽眾多次講述本題，但中西文化博大精深，誠如孟子所說：「觀於海者難為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。」還請各位不吝指教，幸甚！

各位都知道，今年是國共分治的七十週年，也是台灣光復的七十四週年。國父說：「人類奮鬥的目的是求生存。」又說「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。」我們憶往思將，從「抗戰勝利」到「國共內戰」，政府遷台，從「古寧頭生死之戰」到「八二三興亡之戰」，砲戰每平方公尺落彈十枚以上。當時金門補給，很是危險。老總統蔣公，命其親子經國先生，隨運補船進出，並告訴三軍將士，「我子經國，隨船運補，生死與共，直至勝利」，很是感人。這七十年來，我們的黨、政、軍，都是在「勿忘在莒」之下，克難創造，一直都在「從失望中找希望、從失敗中找成功、從毀滅中找重生。」用生命保衛金馬台澎，完成十大建設；用智慧達成「亞洲四小龍之首。」我們希望「和平、奮鬥、救中國！」但至今猶仍在戰爭邊緣，台灣綠黨仍是不顧「芒果乾」（亡國感），要「去中國化」！而世界人類，由於「文化、道德、科技、地球」正在生病，有生存危機！有人認為，「人類要生存下去，就要汲取孔子的智慧。」因此有人說：「世界的希望在中國，中國的希望在台灣，台灣的希望在中華文化。」請問各位以為如何？

我在大學係學農藝，在台灣當兵，在研究所係學政治，對中華文化只是一知半解，我之所以關心文化，係因文化關係「文治教化」，為民族生存之命脈，不可不懂。更者中華

106 文化博大精深，很受世人尊崇，中華文化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斷的文化，中國是世界未曾亡國之國家，更是永遠能同化侵略者和征服者之國家。但自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戰敗後，被割香港賠款，繼於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又被日本戰敗，割讓台澎賠款；接著列強相繼侵華，使中國成為次殖民地，失去民族自信心。當時清臣李鴻章向同治皇帝奏文：「此乃中國三千餘年未有之大變局」等云。於是自強運動此起彼落，幸有國父中山先生立志推翻滿清，首先於中日甲午之戰時，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，向國人發表宣言說：「中國積弱非一日矣！上則因循苟且，粉飾虛張，下則愚昧無知，鮮能遠慮。……皆由內外隔絕，上下之情罔通，國體抑損而不知，子民受制而無告，苦厄日深，為害何亟。」國父一方面高呼「推翻滿清」，一方面發出十次的起義活動，由林覺民等獻出生命，驚天地、泣鬼神，感動國人。

對於中華文化，國父主張「對西方文化迎頭趕上，對中華文化從根救起」。並「因襲中華傳統文化、規撫歐美學說進步思想及其個人獨見創獲」創立世界最進步之救國救民先進思想。同時「聯俄容共，扶助工農」，說明「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，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」。並於民國十年十二月，在桂林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馬林，請問其革命思想為何？中山先生說：「中國有一個道統，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，相繼不絕。我的革命思想基礎，就是繼承這個道統，發揚光大」。同時國父還在民國七年就提出「孫文學說、建國方略、建國大綱等建國計劃，主張五權憲法、平均地權、漲價歸公等」。可惜由於對日抗戰及國共動亂，尤其國父過勞年僅六十，就與世長辭，致國事如麻，尤其黨人「吃魚的人多，打魚的人少」，又無法「和平、奮鬥，救中國！」雖然如今中共崛起，舉世側目，但從長遠觀察，中共在思想理論方面，要否定：1、所謂「封建等級的『三綱』思想」。

2、「家族本位傳統思想」。3、「直覺神秘主義思想」。4、「傳統思維方式思想」。另強調四個繼承方面。即1、「無神論的傳統思想」。2、「辨證思維的傳統思想」。3、「以人為本位的傳統思想」。4、「愛國主義的傳統思想」。(以上請詳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張岱年著「文化與哲學」之「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」一文)。但中國文化，雖是一向開放頗能「吸收外來文化而廣被以文化」(中國之命運)。但要完全肯定與否定，則非易事，何況中共在十年文革後，習近平主席曾強調「沒有中華文化的繁盛，就沒有『中國夢』的實現」。更何況古人曾說「救弊於一時，成法於萬世」，當三思而行之。但是張教授很認同中華民族的特點是：「**創造性、延續性和兼容性**」，並舉《易傳》說明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，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，也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。這不僅是我以能重視中華文化為榮；也使我聯想到澈名與中華文化有關為榮。我的名字是我私塾劉老師，引用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由孔子之孫子思(曾子是孔子的學生又是子思的老師)，後世稱為述聖。子思為闡述「至聖之德，惟天可配之奧義」，以「惟天下至聖」為題，文中有「發強剛毅，足以有致也；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」之句。我的族譜是「發」字，遂以「發強」為名，後來從堂兄「發啓」為師，又以「剛毅」為字，但至大學時，國文老師朱再庵教授，認為既「強」又「剛」，有欠柔道，因此要我易字為「天行」，更有意義。因此就這樣以中庸之「發強」為名，以「易經」之「天行」為字，而發奮圖強，至今雖無成就，但亦榮焉！



李發強教授應「梅門」之邀請，講述「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」，並向聽眾介紹大陸以簡體字出版「尋夢人生」。

我今痴年近百，可謂「來時糊塗去時迷，空到人間走一回」（清順治皇帝）。童年給我的印象，都是生不逢辰，苦不堪言。譬如我的家棗陽原是帝王之鄉，「光武中興」、「十大明君」劉秀皇帝的故鄉。但在對日抗戰的民國時代，充滿「愚、窮、弱、私」（文見「梁漱溟文化理論研究」），所以貧窮落後，物資缺乏，到處文盲，治安很壞，警察吃人，有「寧願日本軍燒殺，不要湯恩伯的部隊駐紮」的民謠，日本軍一來就是姦擄燒殺，且說姦淫婦女「三歲不為小，八十歲不為老」，因此我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燒過，我的長兄發文，被河南來的土匪綁過票。夜間不敢住在家中，都躲在室外用高粱桿架成的空堆中。夜間聞到狗叫就向田野躲藏。因此我曾在冰凍路滑的斜坡地摔跤，被小火爐燒傷。另外有兩次溺水，一次在池塘，一次在漲水的河中被嚴重溺水，沒有淹死很是意外。我也曾生過嚴重肺炎，沒有醫生，幸蒙「蒙古大夫」治好。我的母親是位能吃苦耐勞的嫻慧夫人，但不幸於民國二十年長江水災後歿於瘟疫，那時我時年不到五歲，依長嫂為母，把我養大。

我的求學生活，也很艱苦，當我屆齡上學時，尚無正式學堂，都是自備桌椅過河讀私塾，遇到冬天，仍要赤腳渡河，腳被凍裂，好不痛苦。抗戰後一個鄉鎮才有一所區立小學。我插班五年級，學校設在山陝會館和廟內，老師德學都很好。小學畢業後，步行到數百里外的均縣，幸能考取「均縣聯合中學」。所謂「聯中」，是日軍攻佔武漢後，時任省主席陳誠將軍，收容流亡中學，稱謂「聯中」，給予公費待遇，學生住在城隍廟，上課在營房，白天常跑空襲警報，夜間以桐油燈照明自習。吃飯六人一桌，席地而踞，只有很少的白菜、豆類等。為了避免很快吃光，所以有個不成文法，就是下筷時「只許騎馬不許坐轎」（就是用筷時，只許立夾，不可橫撮），三餐用飯，因為白米不夠，都是吃包穀（玉米）料，或白米稀飯，營養很差。從家鄉來上學，交通工具都是驢、

馬或黃包車，量少價貴。只有富人，有時可坐木炭汽車，由於動力不夠，常是「一去二三里，煙村四五家，拋錨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」的無奈。聯中管理嚴格，師資優秀，我很受益，可惜因抗戰沒有課本，很是難讀。我在聯中畢業後再考入省立三高，到高三時，因抗戰吃緊，政府乃發出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號召知識青年從軍，我決心投筆從軍，參加青年軍二零四師工兵營，被選為班長。日本投降後，我又於接受預官訓練後，復員武漢就讀農業大學，至民國三十八年，國共激烈內戰，學校停課，乃聯合武漢區十二所大專院校二零四位男女學友隨軍來台。並向外宣告「有我們在中國不會亡，有我們在誰敢亡中國！」後有武漢區近千中學生，為我們的宣言感動，也一起隨軍來台，投效「抗日名將」孫立人將軍。可惜孫將軍不但不承認國防部給我們的預官資格，且認為我們是「思想複雜，行動乖張，鼓動風潮，圖謀不軌」。並將二十三位同學囚解廣州，徒處死刑，但廣州綏靖公署，於審詢後無罪釋放。於是他們同往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哭祭烈士後，又一同再來台灣，都有優秀的表現。日後因發生孫立人叛國疑案，我曾與被執之何澤浩教授往訪孫將軍智囊張佛千教授，請教我等被執之真相，張氏曾評孫將軍為「軍事天才、政治白痴」為之惋惜不已。

我曾參加孫將軍「政工訓練隊」，因其反對政工，使政工變成形式，因此我於政工幹校成立時，遂考入研究班第一期，於畢業時，蒙蔣經國主任召見，要我暫時放下槍桿，拿起筆桿，為救國團之青年愛國教育，負起計劃與執行工作。蔣主任並說：「青年都是愛國的，但我們要告訴青年國家處境的真相，讓青年自己選擇報國途徑！」因此我從這項工作，教育了青年，也教育了自己。後來轉業彰化銀行以至退休，使我回憶至今，想到國父遺示「和平、奮鬥、救中國！」想到我在救國團曾長期舉辦「中華文化研究會」、「三民主義研究會」和「台灣史跡源流研究會」，很有成就感！

110 由於整個世界世衰道微正威脅人類生存。又想到宋儒張載希望「**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、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!**」並於晚年告訴門人：「我們要把面前的路開寬點，如果連自己就走不通，又如何能讓後人通過」？因此頗欲獻身報國。我於退休後曾任教大、中學校，並忝任湖北同鄉會理事長八年，與北京中央、湖北各界，時有接觸。因此我一直在想，如何才能化解人類的生存危機？於是我花了七十年的時間，以觀眾和演員的心情，用血汗和眼淚，為歷史作證，向憂患挑戰，寫出近百萬字的正體字和簡體字的《尋夢人生》各一套向世界宣示：「我希望以中華中道文化在沒有戰爭下統一中國。我們歡迎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所說，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』，兩岸同心共迎『中國世紀』。」

我們希望如湯恩比所說：「科技已走入絕境，能助人類解決二十一世紀問題，唯有中華文化」。又說：「要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，行禮運大同之治」。另有七十五位的諾貝爾得獎人，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年會中，曾向世界宣言－「人類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生存問題，就要回到二千五百年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」。而他們所指的中華文化，是指「人德並重」，「萬物並生而不相害」、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（中庸）的王道文化。由於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，「重財輕德、重物輕人」、「以恨為出發點，以鬥爭為方法」的霸道文化。在二十世紀初頁，不到三十年，人類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，各國有識之士，建議成立「聯合國」，以消弭人類之大小競爭、鬥爭和戰爭；我中國為戰勝國，特致贈中國最高政治理想之「禮運大同篇」，希望都能「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」，惜因內戰，未能受到重視，連中共為推行「現代社會主義」，亦置之高閣。但多年以後的聯合國，卻被安南秘書長，指出十大缺點，仍是多元對立、國家分裂、區域統合、軍事衝突、生技破壞，造成：「種族歧視、宗教對抗、勞資對立、貿易壟斷、能源掠奪、環保惡劣

、貧富不均、金融操控、強權欺壓、東西稱霸。」等的帝國霸權思想，陰魂不散。歸納的說，已形成「**文化衝突、道德淪喪、科技反常和地球反撲**」。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，亦如國際第三屆自然問題國際學術會議，有四百多位科學家，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，在俄國聖彼得堡開會，嚴重關心「相對論漏洞百出，量子力學先天不足，正在尋找替代理論」。德國物理學家韋斯雷說「相對論時代已經過去」！被譽為繼愛因斯坦之後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預言：「人工智慧可能導致人類滅亡、兩百年內地球有被毀滅的危機、基因工程是人類存亡的隱憂」等。（文見大陸北大王文清教授著「宇宙、地球、生命」）。歸納的說，這些都因「文化衝突、道德淪喪、科技顛倒、地球反撲」，導致人類生存危機。所以喚起人類覺醒，要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從人類智慧看，我深信是可以改變的，但是要得想到一句話，那就是孔子所說：「**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**」（論語衛靈公第15）。依孔子之意，是在「警告人做事要設想周到」。故說：「為人行事，如果沒有久遠的思慮，一定有旦夕的憂患」。學者張栻《論語解》云「慮之不遠，其患即至，故曰近憂。」《易經》亦說：「**變是不變的真理**。」中共前主席胡錦濤智囊鄭必堅於辛亥百年曾率團來台，在講論中，曾特別強調：「**眼界要高，思路要遠**」。

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，都在說明這「遠慮、近憂」的大道理，能不重視乎？如檀香山興中會宣言所謂「鮮能遠慮」。何致清廷敗亡，抗戰後之民國，亦少遠慮。又如清朝雍正皇帝，如能不排斥西方科學，當不致使國力嚴重衰退。慈禧太后如不將海軍軍費，移作「圓明園」之用，不使日本優先買到英國之遠射砲軍艦，何致甲午戰敗，將台灣割給日本，留下今天的後患！當前為何如此之亂，是否選民們在大選時未曾遠慮誰是最佳總統？才有「禍國殃民」之亂！

三、人生的價值

人是什麼？國父說：「人者仁也，生物也」。人是由上帝創造？還是由進化而來？是元素構成？還是由外星而來？迄無定說。人是生從何來？死歸何處？要做什麼？也是未有定論。但綜合古今說法，在天地間。宇宙問世最早，約為八百至一千二百億年，地球形成約四十五億年，生命起源約五億年，人類出現僅二百五十萬年。但人類有思想智慧，能哭能笑，能創造也能反省，所以《尚書泰誓》尊「人為萬物之靈」。老子在《道德經二十五章》說：「故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，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」。《易經》有說：「三才者，天、地、人」，孔子說：「天地之性人為貴」（孝經）。《荀子》論人說：「水火有氣而無生，草木有生而無知，禽獸有知而無義，人有氣、有生、有知、亦且有義，故最為天下貴也。」

自有人類以來，代出賢能，整興文武，「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、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。」建設精神物質的理想社會，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之治，尤其如貞觀、文景、康乾之治，萬民齊歡。

但是人類有善有惡，「人中有獸心，獸中有人性」。出現孟子性善、荀子性惡、告子有善有惡、楊雄無善無惡之說。而有堯舜之德，商紂夏桀之暴。德國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殺戮猶太人逾六百萬人，中共革命依趙紫陽之智囊陳一咨為紀念五四運動及八九民運，曾於八八年5月一日，以「展望民主中國」為題，投稿中央日報八版指出，中共革命期間，依內部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逾八千萬人以上，為抗戰死亡之一倍。而毛澤東給人印象是：鄧小平說他是「功過三七分」。俄國史學家潘佐夫，則認定他的「功過七三分」。但也有一些很崇拜他的人說：「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，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。」又說：「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恩情大；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。」

這說明「信仰高於科學，科學的終點是信仰。」也有說：「我雖然不同意你的觀點，但我誓死捍衛你說的話。」這就是西方所說的民主。

因此尚書大禹謨又說：「**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**」。這是由舜傳禹的中華道統十六字箴言。也是說：「人心易私難公，道心易昧難明」，人心善惡，在心理學上很難辨白，如在二戰中希特勒戰敗，德國能主動道歉，而日本於無條件投降後，則一直不願道歉，這從是非來說，請問道理在哪裡。過去有兩個人，一是台灣叫廖添丁，他因竊富濟貧，被稱英雄。一是明朝農民造反的頭目叫張獻忠，他立「七殺碑」，內容是「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無一德以報天。殺！殺！殺！殺！殺！殺！殺！」請問這兩人是善還是惡？德國和日本，是誰善誰惡？還是亦善亦惡。

還有價值和意義，好像寓意相連，相傳美國小說家海明威，是諾貝爾得獎人，有一天他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，如果令他滿意，他願意用錢購買。有人告訴他，市場缺貨中，他竟自殺死了！請問他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？

國父中山先生曾說：「人類奮鬥的目的是為求生存——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。」蔣公中正說：「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；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。」我覺得這兩位偉人的話，有傳之千古而皆準的人生價值！否則人活著的使命又是為什麼？

四、文化的真義

所謂文化；《易經》說就是「文治教化」，《周易賁卦》說：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」，即文化之義。又如中庸說：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。」其中之「著則明即文明」，「變則化即文化」。英文之「文化」二字係由希臘文轉化而來，含有耕種、居住及祭祀之義，

114 今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，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，也特指社會歷史的意識形態。

關於文化定義，中西學者有百種以上的說法，綜合的說，西方認為文化包括：「哲學、信仰、藝術、法律、道德和風俗習慣……」等。我國學者認為文化是大眾所認同的價值—如心態觀點，信仰態度、藝術情操和宗教意識等。

我國辭海則解釋為：「人類社會由野蠻到文明，因努力所得到的成績表現於各方面者，如科學、藝術、宗教、道德、法律及風俗習慣等，其綜合體都謂之文化。」

國內已故教育家劉真教授認為「文化是一種抽象難解的名詞。」已故史學家錢穆教授說：「文化就是生活。」這是說明人類是生活在文化中，文化的好壞，關係民族的品質和命運。蔣公中正曾說：「民族文化的盛衰，乃為國家民族生存之所繫，當其優良文化之喪失，則其國雖存猶亡，反之，如果能保存發揚，其國雖衰必盛，雖弱必強。」

由於文化就是生活，生活離不開人，所以我們更可以說：「文化是文明的種子，文明是文化的花朵。文化使人和諧，文明使人幸福。文化是母親，政治是兒子。文化可以吸收，但是不能輪替，輪替就是死亡。文化決定人類前途，優秀的民族來自優秀的文化。哲學是文化的醫生，道德是文化的頭腦。文化是明天的經濟，明天的政治，也是明天的社會。」英國湯恩比，主張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，這是「**品種改良**」，不是「**文化輪替**」。中國過去接受印度佛學成為中國文化主體之一，也接受西方的民主、科學和宗教叫做新文化，但是我們不能放棄倫理，否則就是輪替？



聽眾來賓一角。

五、中西文化的功過與影響

文化即生活，中西應是一體的，但因生活環境不同，文化就跟著不同。中國文化源於儒、釋、道。儒可治國，有如糧食店，人人必需。道可治身，有如藥店，人人為養生必需。佛可治心，如百貨店，人人都可進去逛逛各取所需。所以中國人有福，提倡人德並重，對人尊重，能使「萬物並生而不相害」，「道並行而不悖」（中庸）。這種思想自堯舜以來，就是中國的「道統」，所以能使中華文化永續不斷，也不會亡國（天下）。

可是中國也不是「萬事如意」的國家，原因是「人心惟危、道心惟微」，人性有善有惡，一直都是「貪的人生、亂的社會、鬥的性格、爭的意識。」正如梁啟超所說：「中國是一個殺伐的國家，有三十年不見戰爭者，殆兮。」根據統計，司馬光在「資治通鑒」告訴我們，「自周室東遷，到宋太祖一千五百年間，統一的時間只有五百年」。還有近代已故自由學者韋政通教授，在其《中華文化概論》論及中華文化十大特徵時，曾引用翁之鏞之《中國經濟探源》，曾就秦统一到清覆亡，共二千一百五十九年於治亂興衰之統計為：「盛世 6.9%、治世 13.2%、小休 10.5%、衰世 21.2%、亂世 48.2%」。從上述看，前者在一千五百年中，只有五百年之統一。後者在二千一百五十九年中，盛世僅 6.9%，亂世則多達 48.2%。在西方也有統計，如美國布萊克著「戰爭與未來」說：「自公元前 1496 年 --- 公元 1861 年，其間共有 3357 年，在此期間有 1083 年是在戰爭中，和平時間僅有 2274 年，平均每三年，就有一年是在戰爭中」，這與東方相比，更是戰爭多於和平。試問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尚且如此，治亂相乘，分合無定，西方的霸道文化，視侵略為正常，視殺人如俄國史大林說：「殺一個人是悲劇，殺一百萬人只是一個數字。」因此他們能「重財輕德、重物輕人」、「以

116 恨為出發點，以鬥爭為方法」，不能如東方文化，「以愛為出發點，以互助為方法」。所以正使世界走向生存的危機。世道本如此，難怪在孟子時代也是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作春秋，春秋天子之事也」；是故孔子曰：「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，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」（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）。

在此特別一提的，是曾任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副主委（主委是蔣公中正）陳立夫教授，是我舉辦國學（中華文化）研究會的主任，他很欣賞我的研究精神，他對我說：「孔孟學說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小叩小鳴、大叩大鳴。中國有幸，列祖列宗，留下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中庸四部寶典，經邦治國之治德要道在此，修身齊家之細微末節亦在此。達則半部論語可以兼善天下，不達則居世無聞，亦可以獨善其身。」陳氏曾簽名贈我其所編著之《四書道貫》及簽名玉照，另有親筆法書一幅，文曰：「**律己以誠，待人以仁，處事以中，成物以行。知斯四者而篤行之，則身修而家亦齊矣。**」陳氏還對我說：「這『誠、仁、中、行及公』以顯道五字，是儒家思想之核心價值。」我已奉為修身齊家之座右銘。

關於儒家四書五經，自董仲舒奏准「獨尊儒術」以來，一直都在朝野發光，所謂四書，係指「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。」其中大學、中庸，係由宋儒朱熹自禮記抽出與論語、孟子合稱四書。《論語》字字金玉，言仁義、道忠恕，正己正人，是人生寶典。《孟子》是道性善、法堯舜，尊重民權，扶植民生，重仁義、輕功利、拒楊墨，放謠辭，尊王賤霸，與《論語》同為儒家寶典。《大學》是我國最古之政治哲學，取自禮記第四十一章，其論述重點有三綱領—論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。八條目—論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道。五達道—論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道。三達德—論智、仁、勇之道。至於

《中庸》是言心說性，論中說誠，不偏不易，始於天命，終於衣錦，以天理勝人欲，與大學相互為用，是孔門傳授心法，研究人生哲理與生活實踐的寶典。

所謂六經，是指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與春秋。孔子賦詩、編書、修禮、審樂、作易（部分）與春秋。四書五經（遺憾樂經日後失傳）是「中道」的經典。大學是中道政治的方法論。中庸是中道哲學的本體論。論語是中道政治的實踐論。而六經則是：「詩以道志、書以道事、禮以道行、樂以道和、易以道陰陽、春秋以道名分之學。」孔子是道貫古今，德配天地，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宗師。中道是中華之根，人道與天道結合，而生「天人合一」。中道是中國的道統。張橫渠的四為思想，就是起源於此。我們所稱之「倫理、民主、科學」，就是「中道」的特質。

說到中華文化不能不說有「文化衛士」之譽的陳公立夫先生。陳公為革命世家（其叔父英士先生，係為革命犧牲。），其年輕時留學美國研究礦學，回國後從事黨政工作，自嘲「改開人礦」，其初任黃埔軍校蔣公秘書，頗有才氣與性格，蔣公曾對其發脾氣，立公向蔣公說：「請不要發脾氣，否則我會離開。」以後蔣公就未再對其發脾氣。他高壽一〇三歲往生，他說他一生對夫人都是「敬異求同」不發脾氣。我國對日抗戰八年，他做了七年教育部長，他對流亡學生一律公費，當時教育經費，僅次於軍費，因此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如李政道等，是功在教育。他為提振科學信心，特聯絡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著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近九百萬字，功在科學。他愛國愛黨，曾與其兄果夫先生負責黨務，中共為打擊其功績，對當時有「蔣家軍，陳家黨」之說，很是在意，乃對「蔣、宋、孔、陳」四家，指為四大家族，百般醜化，並製造 CC 與政學系之政爭。來台後為當局不滿，授意流浪國外，養雞多年，再請回國。陳氏於抗戰時，以一故事遊說英美援助中國。陳公說：「有一老人，欲將十七匹馬，分贈

118 三子，規定老大分二分之一，老二分三分之一，老三分九分之一。特別規定，要分活馬，結果無法分贈。時有一騎士經過，願予協助。他先將已馬相贈變成十八匹馬，於是老大得九匹，老二得六匹，老三得兩匹，合為十七匹馬，尚餘一匹仍歸騎士」。陳公告訴英美，對日戰勝，大家都有好處，如予援助，均無損失，何樂而不為。因此獲得援助，使日本投降，成為佳話。陳氏對中醫特別支持，才有現在的中醫大學，他是在該院往生，表示一生支持。

陳氏推行中華文化，認為中華文化人德並重，優於西方「重財輕德、重物輕人」。立公說：「我把孔子之教，歸納成為『公以顯道、誠以律己，仁以待人、中以處事、行以成物』」。他又說：「斯五者，學自天道而成人道，包含了對道、對己、對人、對事、對物，應採取的正確信念，人人如此，自能成為民族的道統。有此道統，民族賴以團結，國家賴以生存，此為前人所未言者。」

立公認為「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中庸」四書，為中華文化之寶典，惟四書內容缺乏系統，乃經長期研究，將四書內容，依大學之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八大條目，依次類別，重加編序，並以白話註解，使之成為一有系統、有條理，易看易懂，脈絡一貫，讀之有益的好書。復譯為英日韓等國文字，成為人類文化之重要資產」。我很有幸，曾蒙簽名相贈，受益良多（以上節自敝著《尋夢人生》。）陳氏並以此編為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》，讓青年對中華文化有正確的認識。現在此一教材，在大陸也被部分學校採用。陳氏曾說：「我一生自認對中華文化小有貢獻。」，又說：「我只能成敗聽之於天，毀譽聽之於人，為共黨之勁敵，文化之衛士，足矣。」陳氏雖然反共，但不反中國人，在中共尚未崛起時，他曾主張以百億美元，協助中共建設，號召舉行國共第三次和談未果。我何幸認識這位「文化衛士」，且能受其賞識。因此願為弘揚中華文化實行「大同之治」努力，與有榮焉！

談中華文化，不能不知道四書五經與易經、道德經，尤其是「道」的內涵。近年來我是「發奮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」（論語），拜劉憲平博士、康寶善、徐永柏等為師，學習《黃帝內經》、《道德經》及《易經》等。並蒙永柏師借了很多頗有價值之書供閱，雖不敢說如何受益，但對中華文化之救世之道，確有進步！同時我要感謝陳弘光博士和李志行開導師，因為受我所著《尋夢人生》歷史文獻之感動，陳博士於科學佛道會聘我為「贖罪救世委員長，李志行開導師為我成立「大同研究會」，擔任理事長，並聘我為榮譽理事長。另有大陸「楚商聯合會」程會長愛芬博士認為我的「尋」書，對復興中華民族，促進兩岸和平有益，特免費出版簡體字「尋」書，令我榮幸。

因為篇幅關係，還有些話原擬不說的，我想還是說一說。其一是立公德望很高，如舉辦中華文化研究會，主任一職自是非立公莫屬。但是兩位副主任，則由教育部朱匯森部長和救國團的潘主任鎮球屈就，這是空前之舉。同時禮請大師如錢穆、方東美、楊亮功等為講座，都是一時之選，故能盛極一時。

再就是立公有些名言，可茲傳世。如說：「中華文化的精義是公以顯道、律己以誠、待人以仁、中以處事、行以成物」。他又說：「斯五者學自天道而成人道，包含了對道、對己、對人、對事、對物，應採取的正確信念，人人如此，自能成為民族的道統，有此道統，民族賴以團結，國家賴以生存，此為前人所未言者」。又說「中華文化之根源是《易經》」。人類進化之中心是生存，而非唯物史觀，因為生命必須包含心與物二者，亦即國父所發明的生元（生命之元素）」。

立公曾提到大陸之敗，敗在聽信政客之誤導，致使戰後之政治、財政、外交、軍事，所行之方針，均大失人心。加以國大選舉之錯失，從此軍事失利，通貨膨脹，影響生

120 活，大失人心。立公在其《成敗之鑑》一書中，都有分析。陸放翁曾說：「中原成敗寧非數，後世忠邪自有知。」歐陽修說：「盛衰之道，雖曰天意，亦非人力也哉。」大有「山川載不動太多的悲哀，歲月經不起太長的等待」之感。學者許倬雲在其《現代文明的批判》一書中說：「人類文明究竟是走到了衰亡的階段，還是有可能經過調整，再一次走向新的高峰。現代文明正處在一個轉型的關口，我們不能認為現代文明已出現弊病的制度和觀念。我們必須要有勇氣加以檢討」。蔣公在大陸失敗後，自認是一「狂、直、愚、拙」的人。外人稱蔣公是一個，「勝而未利、敗而不亡的輸家和領導者」。這真是「聞道長安似棋局，百年世事不勝悲。」立公又說：「敬其所異，愛其所同，能忍小異而愛大同者，則和平可期」。又說：「養身在動，養心在靜，乃健康長壽之道。」又說：「無欲身心樂，有志事竟成，是修身與成功的根本。」又說：「創造與服務為人生兩大樂事，助人為快樂之本。」在世衰道微的今天，立公的慧語，無一不是醒世的清流。

談中華文化，不能不談「道」的意義，道源自老子，如《道德經二十五章》說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故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孔子說：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。」太上清靜經老君曰「大道無形生育天地，大道無情運行日月。大道無名長養萬物。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。」還有說「道者路也，路是由無到有，由有歸無。」「道者理也，包括天理、地理、物理、事理、性理（人身）、醫理、命理、管理、治理、學理等。」道是天地的根，行為的規範。道是本體、道是真理。道是一陰一陽，道是人的本性，無色、無名、非有非無、大包宇宙、小入微塵、化育陰陽、生滅萬有、為萬物之根、宇宙之王、玄之又玄、語言未能盡、文字未能窮、無法之名、然為啓代

群生，故強名曰道。道是無所不在，無所不有，是人的本性，無道即無生命。但「人可弘道，道不能弘人」。但是說了這麼多的道，《道德經》第一章卻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，有名，萬物之母。」這是說明形上之道與名，很不易懂。尤其遇到老子以高智慧「正言反說，意在言外」時，更是難說難懂。但世人也因此著迷，樂於「瞎子摸象」，致使世界書籍出版最多的是基督聖經，其次就是《道德經》。

研究中華文化，尚需了解道統、中道及道德之本意。「道統是儒者之統」，始自朱熹，道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，是聖統的統系。中道是孔子將中國之中與中國上古哲學之道，合成為中國之道，簡稱「中道」。中道是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即謂之和。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，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（中庸）。「所謂道德者，道是自然的法則，德是領悟自然法則的心得。」另外「易經」有說：「變是不變的真理」，因此什麼是「變」，亦不能不知，本文很長，將來有機會，我會專文另述。

我很榮幸能對道德經發生情感，也很慚愧花了很多時間想去了解他，至今我只知道「他是生在一個禮教僵化、政刑嚴苛、兵連禍結的時代。」我很想知道他想說什麼，我覺得我想到的似乎是是，卻又覺得不是。尤其是對形而上的論述，如空無虛靜的內涵，都覺得了解不夠。總之，我是堅信「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倫理、民主、科學」。鄧小平說：「要實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」，用意很深。我也完全同意大陸學者張岱年在其《文化與哲學》一書中，認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：

- 一、倫理之教—修己善群，建立和諧社會。
- 二、王道之治—推行仁政，促進世界大同。
- 三、中庸之道—不偏不倚，一切和平中道。

六、人類生存的危機與化解之道

我在本文前面曾提到，文化是生存的命脈，人類因有善有惡，故為社會帶來生存危機。二十世紀上頁，不到三十年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，如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將是毀滅性的核子大戰。因此有人建議，應建立聯合國，以消弭人類爭端，但聯合國成立以來，爭端依舊，如聯合國前資深秘書長安南先生，曾列舉十項為例，如：「種族歧視、宗教對抗、勞資對立、貿易壟斷、能源掠奪、環保惡劣、貧富不均、金融操控、強權欺壓、東西稱霸」等，一個宗教戰爭，就打了三十年，這些問題如追本溯源，幾乎都是西方霸道文化所致，如歸納的說，這都是「文化衝突、道德淪喪、科技顛倒、地球反撲」所致。如果不能改進，將導致人類的生存危機。而且這種危機如溫水煮青蛙，知道的人很焦急，不知道的人，如在火山上海上跳舞，仍在樂不可支。有如狄更斯在其《雙城記》小說所說：「那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，那是智慧的時代，也是愚蠢的時代，那是信仰的時代，也是懷疑的時代」。

所幸還有幾位西方學者，能夠及時提出批評和建議。如：德國學者斯賓格勒，早在百年以前就提出「西方的沒落」，認為「西方文明已進入冬季，敏銳而冷酷的理智、淆亂了原始的智慧，導致金錢至上，人情冷漠，性欲橫流，生命斃喪，人心難安，不知所終，形成可怕的精神寂寞」。就民主來說，希臘柏拉圖、英國邱吉爾早就說過，「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」。美國杭亭頓在其《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》一書中認為：「四百年來西方文明的根本核心，就是盲目而自我為中心，挾著濃厚的佔有慾，向前奔馳和發洩。而中國文明的『傳統的世界觀與人性論』，將獲得各方面的認同與獲勝。所以未來世界秩序，若不是中西兩大文明思想在高峰會合，融合和調適，就是西方文明的萎縮，沒有其他的選擇。」還有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在1988年1月在巴黎聚會，會後發表宣言說：「人類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須回到25個世

紀之前，汲取孔子之智慧。」還有澳洲隣得大學李瑞智教授說：「中國儒家文化有充分的活力，世界上任何文化無論如何發展，都超不過儒家文化。」我是歷盡滄桑才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偉大。我以七十年時間，用觀眾和演員的心情，用血汗和淚水，為歷史作證，向憂患挑戰，找尋贖罪救世之道，終於肯定希望用中華中道文化統一中國。希望兩岸同心迎接「中國世紀」。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，建立禮運大同的大同之治。這不僅可以救中國，更可以救世界。對此最為關切的，就是英國史學家湯恩比博士，他先說「21世紀為中國世紀」。繼說：「科技已走入絕境，能助人解決21世紀的問題，唯有中華文化」。最後說「要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」。國父也在國歌中要求國人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」。

所謂禮運大同篇共有一〇七字，文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」。

禮運篇共四十九篇，禮運大同篇，源自禮記第九篇，依原註，「禮者理也，體也，履也。運者轉也。大同者，和也，平也。理者、生活有秩序，言行有規範是經天地理人倫之學，用於治則與天地俱興」。並謂一切儀式動作都源於「本心」，「本心」就是「體」。又說「夫禮者，以承先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，故失之者死亡，得之者生。」

可見大同之治，應是最為具體、週到與切實之社會主義思想，因此國父在國歌中勉勵國人要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」，或有人會問以一大同之治，如何就能化解人生之危機，但應知大同之思維，不僅在全面照顧人生之需，更是人德並重，以道德文化教育匡正人心，因為社會治亂之根本在「人心」，也就是「大道即人心」，道德教育是政治風險的安全門。

對於國共之間，我們都是中華民族，我們都是推行社會主義，且三民主義是以愛為出發點，用互助為方法，要人德並重，優劣可見，且我們現在正在共同推行中華文化，光明在見，何不「以大事小以仁，以小事大以智」。

至於台灣住民，統稱「河洛郎」是中華民族發源之後裔，河洛語（閩南語）是元始漢語，何可隨小日本人聲音起舞。我們應弘揚中華，為廿一世紀的主人。

我們應牢記當年台灣光復時，我們是經濟成長、教育普及、社會多元、民主自由，才有四小龍之首的成就。今後我們更要努力的是化地域觀念為國家觀念，化鄉土意識為民族意識，建立真正團結的中華民國，而非「去中國化」的「芒果乾」（亡國感）。」將自己變成數典忘祖的民族罪人。台灣應該「使國家安全與人民自由並重、民主憲政與國家統一兼顧、愛國觀念與鄉土意識共存、法統傳承與輿論民主調和。」否則就是滄桑必變，後果難堪。

要領導國家要有領導的條件，凡是「德薄而位尊，力小而任重，智小而謀大者，都不是國之干城。」在經國先生的時代，有兩件事令人感動：一是在修建中橫公路時，他和犯人住在一起，安全人員很不同意。他向犯人說了一番話，題目是「在一個沒有地名的地方」很使犯人感動。另一件事是八二三炮戰很危險，但他同官兵一同進出，使人敬畏。另有一位官員叫李國鼎，常向上帝祈禱說：「今天我求主：1、使我把正義放在功利之前。2、使我把別人放在自己之前。3、使我把屬靈的事放在屬肉體事之前。4、使我把成就高尚的目標，放在享受快樂之前。5、使我把原則放在名譽之前。」



青年聽眾獻花致敬。

他還說動一位本省留日的工程博士石滋宜先生為國貢獻，成為「台灣工業自動化之父」。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人心，「心正則國治，心邪則國亂。」「領導者成敗之關鍵在道德修養，在如何修身、愛民、用人。」「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，法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」。「社會治亂之根本在人心、人生最大的悲劇是無知和絕望。」「不知而以為知，百禍之宗也（呂氏春秋）」。

以之比較當前之混亂情形，祇有說「民主都是自作自受」，所有的選民應「提高眼界，放遠視界，決定自己的禍福！」法家管子說「用人如用六畜」「視人如牛馬」，這是法家的愚見，我們豈能接受。「不近人情，舉足盡是危機。不體物情，一生具成夢境。」能洞明世事、練達人情者，未必都想做皇帝。對於當前世界所有宗教領袖，似乎都不看好未來世界，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霍金，其地位僅次於愛因斯坦，其對



李發強教授之親家陳淑女士遠從嘉義前來聽講之合照。

「相對論」已有異議，他預言地球生命，可能不到兩百年、人類大腦已可複製、到時人類就會滅亡。有甚於「文化衝突、道德淪喪、科技顛倒、地球反撲」，對人類生存的危機。經我七十年的血汗觀察，綜合世界意見，為救世救人，我是小心建議：「應以中華中道文化統一中國、以同理心迎接『中國世紀』。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，行『禮運大同』的大同之治，這是當前化解人類危機，唯一可行之路。」

七、結語：時代考驗中華、中華創造時代

我想再說一次國父的名言：「人類奮鬥的目的是求生存、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。」易經說：「變是不變的真理。」星雲大師說：「政治無是非，但有因果。」面對五千年文化，我們必須以大同之治，化解因「文化、道德、科技、地球」之病，讓人類因大同之治，而繼續生存下去。但是要解決兩岸統獨之爭，我相信如能理性的「和平、奮鬥」，中國必定有救。我在本文開頭時，曾引用多句名言，如「變是不變的真理」、「人無遠慮、必有近憂」、「為未來珍惜過去，沒有歷史就沒有根，沒有根就沒有未來。」「歷史中有屬於未來的東西，找到了，思想就永恆。」「以力假仁著霸，以道行仁者王。」「救已敗之事，如馭臨淵之馬，休輕策一鞭。圖垂成之功者，如挽上灘之舟，莫少停一棹。政治無是非但有因果」等。亂很可怕，但比生存危機還要好一點，都是值得三思的名言。還有本篇文章在重要之處有很多重複字句，情非得已，敬請海諒，幸甚！中國歷史雖是一直都是「治亂相乘、分合無定」，幸有中華文化，都能同化侵略者和征服者，相信過去如此，將來還是如此。不過我們應注意曾國藩曾說社會大亂有三前兆，值得注意：「1. 是無論何事，都是黑白不分。2. 是善良之人越來越謙虛客氣，無用之人越猖狂胡為。3. 是問題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，卻偏偏凡事合理化，一切均被默認，不痛不癢，莫名其妙的虛應一番。」

這些現象都是清末亡國的前兆。現在台灣正充滿「芒果乾」之感，但有人能相信「世界的希望在中國，中國的希望在台灣，台灣의 希望在中華文化。」可喜的是大陸習大大對中華文化也越來越重視，這從其大中小學的教育內容，可以看到。

同時又使我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之「貞觀之治」，受益於魏徵等所編之「群書治要」很多。最後魏徵在書中序曰「這是一部用之當今，足以鑑覽前古，傳之來葉，可以貽厥孫謀。」後來出版「群書治要考譯」，曾是毛澤東秘書，亦即習大大尊翁習仲勛先生，特題「古鏡今鑑」，證明很是重視。

現在習大大於其中央黨校，請到留英哲學博士劉余莉教授講授此書，分為「道德教育、治本之道。國家興衰、由於官德」等十講，很受重視。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尊重，而台灣尚在「去中國化」，何其無知也！是以有人問，大同之治如何推行？竊以為凡事都有「為者常成，行者必至」的機會。國父曾說：「吾心信其可行，雖移山填海之難，終有成功之日。吾心信其不可行，雖反掌折枝之易，亦無收效之期也。」所以信心很是重要，還有「選對方向比努力苦幹更重要得多」今天的報告我很用心，但因篇幅有限，對西方民主、科學、談得太少感到虧欠，這也就是孟子說：「觀於海者難為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」之難。尤其不知各位從我所說：「歷史的根中，已否找到未來的思想。以及遠慮近憂之心緒！」為人類生存危機找到化解之鑰匙。但願我中華民族必能接受時代考驗，再一次創造更新的時代！總之，為入之道，要能「存好心、說好話、做好事」。近憂遠慮，弘揚中華文化，實行「大同之治」，改進「文化、道德、科技、地球」的危機，相信人類前途，仍是充滿希望。人生的價值，就是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」。《黃帝內經》說：「道德治百病、上醫治未病」！《道德經》說「孔德之容、惟道是從」，《易經》說：「變是不變的真理」，但願我們都能守經達變。還有一件事關乎台灣同胞生存命運，想向各位報告一下，就是對明年的大選，將是如何變化，徐永柏先生是我們的易經老師，他為此卜了一個卦，他說：「從卦理分析，逆天行道者，難有勝算，替天行道者，充滿希望，因此依理，韓國瑜應可險勝。」，但還要看全體選民對「近憂遠慮」的民主修養能否眼界能高，思路能遠，願各位大德心想事成，請共勉旃！

最後敬祝各位福壽康寧、新年如意！大選如意！謝謝！
李發強於2019年12月29日講於台北市梅門德藝天地講壇